

知夏

江山如墨，天涯归家，唯有绮罗香如故。

作品

绮罗香

古典才情
美女作家

知夏

许你一场烽火狼烟的
旷世奇恋

她是小城孤女

命运的离愁令
她须臾间交付痴心

他是末世王爷

一生戎马
却只余举世倾国之殇

不借阴谋，
不慕相思

这世间极尽一切的瑰丽
都及不上

『得到一心人，
白首不相离』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知夏

作品

绮罗香 [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绮罗香 : 全2册 / 知夏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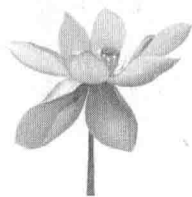
I. ①绮… II. ①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4825号

书 名	绮罗香(上、下)
作 者	知 夏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张 静 朱亚彤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406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530-6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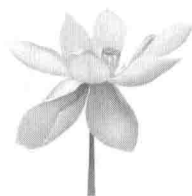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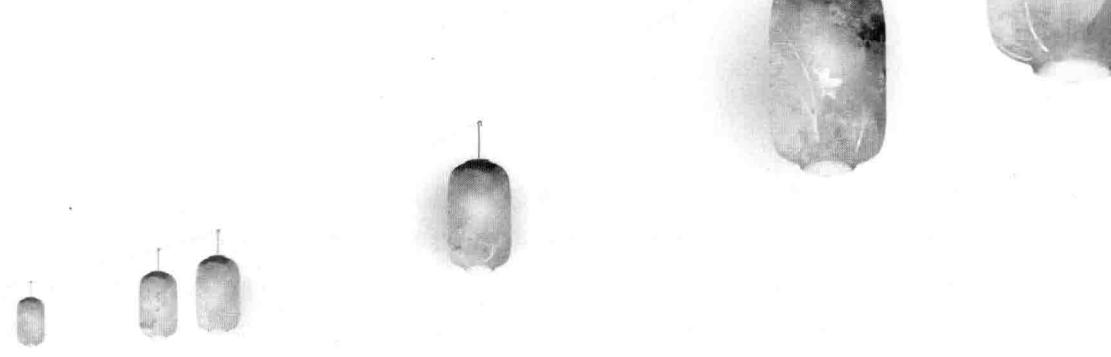


001	楔子
009	第一章 因缘会
021	第二章 声声慢
034	第三章 踏马阵
044	第四章 小重山
056	第五章 醉思仙
068	第六章 九回肠
079	第七章 杏花天
091	第八章 点绛唇
103	第九章 菩萨蛮
117	第十章 少年心

目录



236	224	210	198	185	173	162	151	141	130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梦还凉	剪征袍	双飞燕	玉京箫	剔银灯	宴琼林	永遇乐	眼儿媚	鹧鸪天	陇头月



楔子

又是晚晴月夜，天边云低雁过，半丘残日映照冻草疏离，这正是霜树红疏的时节。往常这般时候，本也没什么景致可看，偏偏风声里还夹杂了几声老鸱的噪声，声虽不高，须臾间却惊得人心头一震，直是皱眉不已。

碧瓦琉璃的宫墙下，两排枫树的叶子红得似火烧云的日头一般，那树下的女子微抬螭首，眯起了细长的凤眼，仰面折了一叶红枫在手中把玩，可眼尾的余光却是远远瞥向了远处的深黑寂静中，一人沿着甬道漫步而来，步履不缓不急。她嘴角噙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回眸凝望间已将红枫随意插在如云的发鬓间，红叶衬得黑丝似瀑、肤白如玉，更生几分莹然光辉。她的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说不出的浪漫姿态，引人忍不住驻足凝望。

那人脚步一顿，在她身后不远处停了脚步。

她瞧得分明，却仍是做未见状，闲适地转过身去。

一轮明月当空。

身旁的侍女绿珠早已会意，此时适时地开言道：“夫人，您身上的风寒还未痊愈，不宜在外面待得太晚。”

那发鬓上的红叶微微一颤，似是没有簪好，竟从发上摇摇地坠了下来，恰落到她足边。她恍若未见，却是轻轻叹了口气，低声道：“取我的香宝子来。”绿珠不敢多言，拿出随身携带的宝函，取出了小巧玲珑的一尊莲花鹊尾的鎏金香宝子，置在了一旁的白玉低台上，又欲去燃香饼，她却摆摆手，示意绿珠退下，亲手从剔银香盒中取了梅花香丸燃了，本就是极琐碎的事，偏她做起来不慌不乱，雅致极了。那宝子的盖顶嵌着一个透雕螭螭的玉钮，碧透如一汪春水，绿珠站在一旁瞧去，只

觉那玉钮上似是映出了点不同的，不由得变了颜色。

她却恍惚未觉，只对着一缕青烟盈盈跪下，双手合在胸前，话语中自有惆怅：“秋叶又凋，天寒霜滑，可天王明日即将离京。信女郑氏日夜祷告，只为上苍眷顾，让陛下早日得胜归来。信女……信女情愿减寿十载，为天王祈福。”

那人眉间一动，似有几分震撼，背着手又走近了数步。侍立在一旁的绿珠瞧清了来人，吓得慌忙便要行礼，那人却摇了摇头，示意侍从都噤声，唯有衣袖微动处，露出了明黄镶金线的滚边。一缕淡淡的龙涎香气从他衣袖间漫开，她早就嗅到了气味，却迟迟不肯回头，只闭了双目诚心祷告。

“信女出身微贱，唯得天王垂怜才得今日荣华。此生愿学蟾宫玉兔，只为报恩，天王所喜便为信女所喜，天王所恶便是信女所恶，此生所系全在天王，除此别无他求。”她语声嘶嘶，说到动情处更是如泣如诉，十分诚挚，闻者无不动容。

“樱桃，”他听到最后一句到底有几分动容，从背后揽住她纤细的肩头，轻声道，“快起来吧，地上凉。”

她闻声，肩头便猛然一缩，心中酝酿了千万遍的情绪此时全都堆上眼角。可到转身时面上表情却都敛了，只垂下两滴皎洁又晶莹的泪在腮边，似笑又非笑靥，似哭也非哭容，却真真动人极了。

“天王。”她轻轻呜咽一声，瞬间许多念头涌起，她把心一横，决定陡然行险。于是一纵身便投入他的怀抱中。明明在旁人看来甚是温馨的相拥画面，可纵然是此时，她心中的紧张与警惕半点也未放下。伴君如伴虎，这些日子，她本就过得小心极了，一步都不敢行差踏错。

但今夜，她实在是忍不住了。若再等不到机会，又不知何时才能达成心愿。

一旁的李桓递了个眼色给绿珠，两人便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

石虎生来爱干净，最恨旁人沾惹他的衣衫。纵然身为嫔妃，她也未曾与他有多少真正亲近时刻。隔着精致的锦衣，她仿若能透过体温感受到他心底的一缕缕褶皱起伏。石虎忽而松开她，弯下腰去轻轻拾起地上的红叶。上面已浸了两滴夜露，他轻轻摩挲着叶上的脉络，末了，将红叶又重新簪在她发上，亦将她揽入怀中。

古人说，一叶落而知秋。这一叶红枫里，她所知的好像还要更多些。

她嘴角溢起一丝笑意，这次是满足的。最后一丝疑虑终于也消尽了，她这才真正的放松了身体的僵硬，纵情倚在他肩上，享受这不多的真正放松的时光。

过了三更，檐角滴露声声。她早就醒了，此时裹着锦被，眼睁睁地望着藻井上

描金富丽的图案，脑海里天马行空地闪过许多画面。一时心绪转回，忽然又想到殿外的檐角下，那水墨金砖地纵然坚硬如铁，可日久被水这样滴着，会不会在地上滴出一个凹坑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身旁似有动静。她一侧首便对上他的目光。仿佛是有几分讶异，石虎一边系着衣衫上的锦扣，一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温声道：“醒了？再睡一会儿吧。”

未料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她心里倏然一惊，哪里还敢躺着不动，匆忙便也欲起身。石虎摠住了她的手，摇头道：“外面还有人在，不用你服侍。”话音虽温和，语气却是不容置疑的。她心中微念闪过，眼波潋潋流转，轻轻颌首道：“是。”石虎见她温顺，望她的神色越见柔和。

不多时便听得外间衣衫窸窣，又听得殿门关合，想是石虎已整理好衣衫发冠，踏着夜露离去了。这一番来去不过几个时辰，可她背上却都汗湿了，此时殿门半开，被冷风一吹，才感到织绣繁复的蜀锦绸被褥冰冷地贴在身上，简直难受极了。但她又贪恋被中那缕未散的龙涎香气，便又在被中待了一会儿，这次她一抬首便看到榻旁的乌木平头案上多了一个妆盒，上面漆绘金凤的图案瞧着眼熟得紧。她微微一怔，一时间呼吸骤然紧促几分，忍不住立刻起身去开那盒子。

待看清那盒子里的东西，她忽然愣住，眉眼间的失望之色难以掩盖，险些便要冷笑出声。这样一番筹谋，明明以为已走到他心里了，但只换来这么些东西。

猛听得角楼上起了云板声，天边微露几分曙色。这次第，天王该是已领兵出城了。她这才冷了眉眼，高声道：“替本宫端水来。”

不多时便有外间侍奉的宫人捧了金盆过来，一双金莲小巧纤细，甚是夺目，走起路来不免袅袅婷婷。她一时留了神，细细打量过去，这德阳宫里服侍的侍女大都是先帝时便入宫的，多是豆蔻年华的窈窕少女，容色自也不俗。她凝神望了那陌生的侍女一瞬，忽然一伸手掀了金盆。满盆水泼了一身，那宫人被惊得一跳，慌忙跪下叩首不止，心里惊恐不知何处触怒了这位高权重的郑夫人。

平素里近身服侍的绿珠早在殿外等候，此时听到声响才慌忙进来，一抬头瞧见郑氏面色不善地坐在妆台边，又看到那侍女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当然心中有数，便斥责那侍女道：“让你服侍娘娘梳洗都服侍不好，还不快去长御那里自领责罚。”

“慢着，”郑氏忽然直起身来，将妆盒里的墨色玳瑁镶珠的十二支鸾尾簪都拢

在手心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这贱婢连路也走不稳妥，一双足留着怕也没什么用，让人割了去。”

“娘娘饶命，娘娘饶命，”那宫人吓得肝胆俱裂，额上都磕出血来，“奴婢再也不敢了。”

“这宫人是德阳宫里的……”绿珠心中不忍，还想为她求情，可一瞥间，便见郑氏手里的簪子此时一根根都插立在一片半蔫的红枫上，但那眼梢却是未向自己瞥一瞥。绿珠心底一寒，咽回去未说完的半句话，侧头对一旁的黄门低声说道，“还不快拖下去。”

须臾间，殿外传来一声声极凄厉的哭喊声，似是那宫女在拼死求人救命。殿中众人心神俱震，人人不敢抬头看郑氏一眼。

偏偏郑氏倒是极其愉悦，将那些墨簪重又抽了出来，在镜前比画，嘴角微扬道：“绿珠，你瞧瞧，本宫戴这个如何？”

“恭喜贵妃娘娘，贺喜贵妃娘娘。”宫里本就无多少嫔妃，郑氏过去是正二品夫人，已为宫中之首。如今更有御赐的玳瑁珠簪，这便是贵妃才能配享的服制了。绿珠面露喜色，又道，“贵妃娘娘花容月貌，戴什么都是……”她刚想多恭维几句，只听殿外又一声极凄厉的惨叫声，简直要划破整个宫城的夜色，她吓得面色剧变，颤抖道，“都是……极美的。”

郑氏将那簪子一支支端正地戴好，在镜前满意地照了照，这才回过头来，一张芙蓉面上无喜无怒，唯有一双剪水眸似寒珠一般：“绿珠，你怕不怕？”

“奴婢，奴婢……”饶是绿珠服侍她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此时只觉得毛发皆竖，浑身都打起了寒战，竟然连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

郑氏望着她嗤声轻笑，耳珥垂珠是金线贯明珠的，随着她的头偏动轻声碰撞作响。

“你是不是在猜，我心里究竟怎么想？”

绿珠瑟瑟然低下头，哪里敢说半个字。

“这样担惊受怕、揣摩人心的日子，我过了足有十年……”郑氏扶了扶玳瑁墨簪，慢条斯理地道，“乍一变化身份，倒有几分不习惯了。”她一双美目顾盼生辉，“今日我能做主这邳京宫城，那贱婢的一双小足便是给阖宫上下的一份见面礼，日后我郑樱桃的心思你们都无需再猜！”她神情傲然，下巴微微扬起。

上天待她不薄，岁月并未在她面上留下什么印记，她的面容依然俏丽如豆蔻年华的少女，可只有看到她的眼眸里，才能真正触到独属于她的那一份不输男子的狠

戾。

一时殿内众人都俯身跪倒在地，皆叩头惶恐不已。

忽听一声清朗笑音：“郑夫人今日这样好的兴致。”

却是有人缓缓迈进殿来。郑氏一怔，看向那人的目光中多了几分不悦：“修成侯怎么这个时辰便入宫了？”

“若不这时入宫，哪能瞧到郑夫人……”来人微微一顿，余光扫到郑氏发髻上的玳瑁珠簪，笑道，“……如今该称贵妃娘娘了。哪能瞧到贵妃娘娘正在宫中立规，大发神威呢？”

郑氏倒也不恼，挥了挥手让殿中人都退下。她自顾自地披衣而起，走到来人面前，语气却轻快许多：“本宫在宫中自有许多不得已。天王在时倒罢了，也没人敢欺负本宫。可天王这一去不知日久，本宫还不能立威……”她的语音低低的，句末无意拉长了声调，却俏皮得很。她忽地伸出一只皓腕，轻轻地勾住了他脸侧的一丝垂发，眼波盈盈，“若小冉哥哥能助本宫，本宫就真正无所畏惧了。”

她不称修成侯，却唤起了旧日里的称谓，声音里亦是带了笑，可这笑意映入眼帘中，却如同修罗骷髅一样让人惧慑。

“罢了，罢了……”冉闵不动声色地退了几步，避开了她的手指。郑氏心底一动，莞尔道：“侯爷新娶了小刘娘子，性子倒也变了许多。”

冉闵闲闲地选了榻旁的竹簟而坐，大笑道：“贵妃娘娘的心愿，只有天王才能满足。”他目光一闪，又道，“天王这次出宫狩猎好生气派，连银冑铁骑也动用了。”

“侯爷这是明知故问了，哪里是狩猎去了？”郑氏轻轻嗤笑，可她目光瞥过冉闵，却忽地一惊，手顺势回到了自己的发边，抚弄着玳瑁簪，目光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如今天王信赖卢松、穆景，便不再倚仗修成侯了吧？就连那东夷的尔吉、慕容家的儿郎都拜了将军，唯有曾经声名鼎盛的冉棘奴离开了银冑铁骑，高位偏又无权，这坐冷榻的滋味可不好受吧？”

冉闵一嗤，信手去触摸竹簟边养的正艳的芍药：“娘娘爱操闲心，容易老。”

郑氏面上的不快一闪而过：“此前修成侯悉心筹谋，本宫感激万分。此番不妨都说出彼此心愿，也许能再次互为助力？”

冉闵侧着头望着她，却是沉吟道：“天王这次出宫狩猎……”

“侯爷是真的不知道？我还当侯爷的岳丈大人会告诉你实情。”郑氏面上露出

了讶异之色，她微微一顿，又道，“侯爷为何一定要知道此事？”

冉闵瞧了瞧她，沉吟片刻，倒是轻声说了一句话。

“我只当侯爷如今身居高位，心思早就安定了，”郑氏听完失声而笑，面色顿时和悦起来，笑道，“想不到侯爷竟还惦记着昔日的银冑铁骑。”她望着冉闵不安的神情，越发心头一宽，她双眸微微一眨，附在冉闵耳边轻声低语了几句。

冉闵面上不起波澜，心中早已惊极。想不到不动声色之间，十万铁骑竟已出邺京！

郑氏何等坚毅果决之人，片刻间已拿定了主意与冉闵合作。偏偏面上还是妩媚如水，她眸中微含笑意，声音细微几不可闻：“侯爷的心愿本宫已经答应，可本宫的心愿？”

冉闵正色道：“棘奴愿闻其详。”

“本宫只求……”她纤指扬起，已是指向了偏北方向。

冉闵吸了口凉气，肃然惊道：“贵妃娘娘已是闾宫之首，何必定要坐……那个位置。”

“贵妃亦是贵妾，”郑氏摇了摇头，剪水双眸中神采飞扬，“本宫只想再上层楼，借借侯爷的手可是不难？”

等冉闵从德阳宫里出来，天色已亮了。不知何时起了雾，灰蒙蒙的，将整个禁城都笼罩在一片烟色中。

长随申钟早在殿外等候，赶忙迎上去小声道：“侯爷，事情可成了？”冉闵略一点头，递给他一物，轻声道：“速将消息传去给慧理大师。”申钟仔细瞧他面色，说道：“此事要不要再和永兴郡公做个商议？”冉闵沉默片刻，皱眉道：“不用了，告诉岳父又再生事端。”申钟正色道：“是，属下这就去办。”

远远见申钟的身影跑得看不见了，冉闵这才叹了口气，回头望了眼高大巍峨的帝阙，只觉得头一次在烟尘中瞧得这样朦胧晦暗。

“二哥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他无声地叹了口气，有个名字在唇间压了一瞬，到底是虚虚的只做了个唇形。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十余年前的情景，一幕幕宛然可见，竟然清晰得如昨日一般。

一场雨后，苑里红叶大半凋零。

郑氏理好云鬓，推门而出，雨后花林里裹杂着甘霖的甜味，此时被未散的热意一蒸，香得有些沁人心脾。她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气，只觉肺腑里都是畅快得意的。

“到底还是德阳宫的花开得好些，”绿珠放眼满目琳琅，忍不住赞道，“都到现下这个时节了，竟然还有这样好的牡丹，我们承光殿可比不上。”

“你知道什么？”郑氏向花圃里走去，带了金丝护甲的纤手轻轻抚过开得正艳的花枝，目中透出少见的温柔神色，“在洛阳北苑那边有片葑花的翠岩，比这里要大得多，那里不分时令的栽培各类奇花异草，四季鲜花灿烂，往那里面一走，才是真正不知时岁。”

郑氏便是北苑葑花的宫女出身，机缘巧合遇到天王，才有今日之贵，宫里谁人不知。绿珠却不敢说破，只赔笑道：“还是贵妃娘娘见识广博。”她忽然觉得郑氏的脚步顿住，心底一颤，不知自己是否说错了话。悄悄抬头看去，却见郑氏并没有看着自己，反倒是盯着不远处一间小小的庀房出神。

“那是什么地方？”郑氏忽然发问。

“奴婢也不知道。”绿珠陪着她走近，却见这庀房从外面看上去普普通通，全是木质，顶上也没有朱漆，瞧上去简陋得很，外面一把铁将军把门，她便说道，“可能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吧。”德阳宫毕竟是天王的寝宫，平日里她们都很少来此，绿珠不知道也是情理之中。

庀房虽然看起来破旧，可地上纤尘不染，铜锁更是光鉴如新，而搭建的楠木更是从西南蜀地运送而来贵重无比的金丝楠木。

郑氏眸中闪过一丝冷意，轻声道：“去叫值守的黄门过来。”

绿珠大是诧异，好端端的贵妃娘娘怎么会对这么不起眼的一间庀房感兴趣？但她素来听话，很快便去叫人，不多时，便带来了一个值守的小黄门，瞧上去很是伶俐，一看到郑氏便向她行礼，又说了一大串祝祷的贺词，虽然不伦不类，倒也不讨人厌。

“把这门打开。”郑氏掩着樱唇打了个哈欠，偏偏说话又很干脆。

小黄门仿佛有些意外，迟疑地看了看门上的锁，犹豫道：“是不是要报知李总管……”

“哦？”郑氏凤目微瞥，似笑非笑地盯着他，“本宫要看也不成？”

小黄门忽地想起今早从殿内传出的那声哀号，顿时背上冷汗涔涔，叩头如捣蒜：“小奴不敢，小奴不敢。”这下连绿珠也瞧出不对了，呵斥他道：“娘娘要看，你开门就是了。啰唆个什么。”

郑氏樱唇微张，漫不经心地道：“他要是想活，本宫也可以成全他。”小黄门汗出如浆，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摸出一把钥匙，可手一颤，钥匙掉在地上。他瘫软

了脚，捡了半天也没捡起来。

绿珠果断地捡起钥匙，抢先过去开了锁，她将庖房的门推开，却觉得里面潮湿阴暗得很，瞧不清楚内中景象。

郑氏心里惊疑至极，偏偏面上不带出半分。她缓缓踏足而入，只觉此时房门打开，无数细小的灰尘在空中盘旋飞舞，耀得她眼目晕眩，好一阵她才看清楚里面的情形。

正中间的楠木冰梅纹隔扇横眉上挂着“泉霖碧梧”的匾额，一望便是那人再熟悉不过的手书字迹，擦得干干净净的花梨边文竹心五屏风放置在中间，屏风前一张楠木雕云蝠的开光卷足书案，旁边立一对黑漆乌木高香几。室内一并几案台榻，都漆以墨色。书案上笔墨收拾齐整，笔是江南运来的檀香管貂毫笔，砚是金镶水晶砚，一望都是御用之物。

地上铺着厚厚的墨底云芝纹毡的织锦垫，绣绘错金丝海水龙纹，屋内没有彩绘纹饰，干净素整。中楹置御榻分为东西两间，外间案榻旁陈列宝玩与各色古鼎彝器，鸾翎扇错落高低，中间用夹绸软帘串起，却恰好隔住视线，瞧不清内间。

只一瞬，她便觉得屋里淡淡的龙涎香气熟悉异常，正是那人惯用的。

郑氏再无怀疑，心里忽然紧缩了一瞬，直觉告诉她多年困扰的那个谜题的答案就在里面。小黄门面如死灰地瘫坐在地上，还想尽职阻拦，小声道：“贵妃娘娘……这里只有……只有天王陛下才能进去。”

郑氏置若罔闻，她快步绕过书案后的屏风，只见一幅挂在墙上的绿绢底楠木框的画像，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她面前。

这一瞬间，她屏住了呼吸，仿若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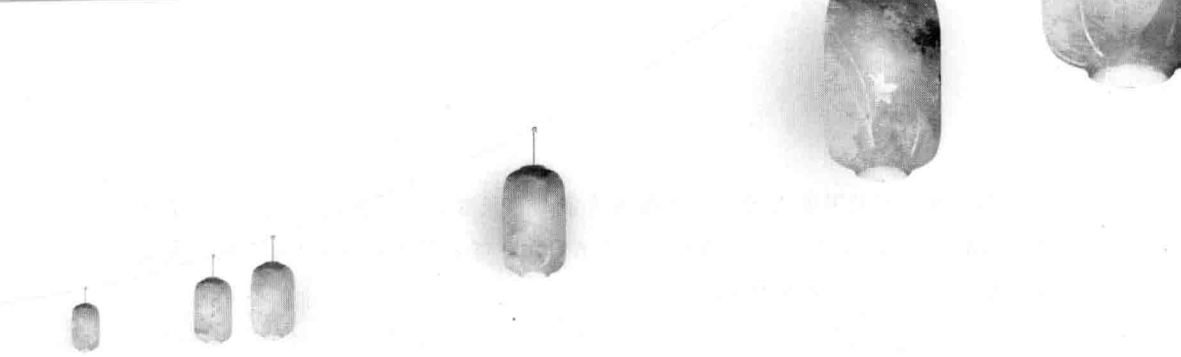
画中只有一个鹅黄衫子的女子，约莫二八年纪，肤如凝脂，眉若春黛，尤其一双似笑非笑的杏核眼，里面好似蕴藏着说不尽的天真烂漫。那女子巧笑嫣然地倚着一块半人高的太湖石，笑盈盈地正面对。

好似一块巨石直击在她心上，她愕然半晌，只觉胸口一股腥气直翻上来。

居然是她，竟然是她。

风吹得殿角的铜铎叮当作响，好似在奏一曲愉悦的秋乐。

郑氏呆呆地驻足在那幅画前，却仿若置身于无尽的黑暗中。



第一章 因缘会

雨绵绵地下了一整日，天好似漏了个窟窿一般，怎么也下不尽。乌霾压着长空，阴沉沉的看不到日头。往年里这时节本该是乍暖还寒的时候，可今年却反常的冷得疹人，前些日子刚立冬，便一连下了好几场鹅毛大雪，眼见着街上积雪还未扫尽，竟又接着下起雨来。天气太寒，雨一落地便结了冰，路便越发泥泞难行。此时冷冷的北风乍起，街上行人便都裹紧了衣衫，打着油伞越发行得快了。

忽然间一列骏马飞驰而过，整齐的马蹄声敲得青石的路面一阵嗒嗒作响，打破了这座河边小城的宁静。马上的人皆是盔甲重冑，雨水沿着笔挺的牛皮靴面四溅开来，恰若雨中盛开了一朵朵水莲花。

路上的行人见状早已躲闪开了，唯有一个街边手捧陶瓮的小姑娘避让不及，被溅了一身的泥水。她衣衫本就单薄，此时浑身湿透，更是冻得瑟瑟发抖。然而她双唇紧紧抿住，不敢哭出声来，只将那陶瓮抱得越发紧了。

忽然头顶上一黑，她只觉身上一暖，竟是一件大氅落在了她身上。她不敢置信地抬头望去，只见自己身旁竟然立了一匹高头大马，马上是个一身黑衣的青年人。

须臾间，马上的青年翻身下来，此时他把大氅给了她，便只着一身戎征劲装，却更见身形瘦长，行动极是矫健敏捷。那青年人似是感受到她的目光，便也望向她，只见他约是弱冠之年，面容清俊，眉飞入鬓，唯有一双鹰隼般的眸子里透出锐利的光芒，竟隐隐有几分碧色。她心里一跳，竟是不敢与这样眸子的人对望，慌忙低下头去，双手牢牢地抓紧了面前尚有余温的陶瓮。

“陛下。”只听这青年人忽然开口喊道，声音倒是清朗得很，未等她反应过

来，那青年人已双膝跪在地上。紧跟着许多马声长嘶，似是行人与军马都停了下来。人们便都跪倒在地上，齐声呼着“万岁”。在铺天盖地的呼喊声中，有一人缓缓地走了过来，在她面前停住。

她心里骇得发紧，也跟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顾不得面前正是一摊积水，只伏身在泥中，眼角余光偷瞥，只见身边是一双明黄锦缎织成的平靴，靴上绣着浅浅的金色龙纹。而身旁跪着的那青年人亦是微微一抖，从发梢垂下的雨水恰滴在她的手上。

少顷，只听一个长者的声音道：“胤儿，怎不事先告知庶民避让？”语声苍老，颇有几分责怪之意。

她心里越发慌张，忽然觉得身上的大氅竟有千斤之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她身边的青年却并不回答，依然跪在雨中，可只有她才能看到，那碧眸人的手分明是张合了一下，抓了一把泥雪在手里。

“父皇，大哥的大氅在这个小姑娘身上。”那长者身旁响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她忍不住偏过头去，只见那明黄的平靴旁果然还有一双雪青的靴子，看上去虽然尺寸略小，却也用赤金线勾着龙纹。

“起来吧。”那位长者似是有所触动，目光从街旁那个畏缩成一团的小女孩身上掠过，见她身上果然裹着一件墨色的青羽大氅，语气便也温和了许多，“能有爱民之心，便不负朕的教诲。”他顿了顿，又道，“以后做事更需上心，不可再滋事扰民。”

“臣遵旨。”那青年人沉声应道，却仍是连头也未抬起。

她从侧面看着他紧抿的嘴角，心中一动，隐隐竟觉得这青年人的语声中似有金石之音。

那长者见青年人仍未起身，心中不悦，拔步便向前行去，众人便皆跟着去了。

“大哥，快起来吧，”过了片刻，只见那雪青的小靴子移近了些，是适才长者身旁的少年走了过来，双手欲扶这青年人起身，兀自低声劝慰道，“石虎的大军连日不退，父皇心中不快，并不是存心为难大哥。”他的声音清脆，虽是孩童，却也似模拟样地说着大人的话。

“多谢太子殿下。”青年人脊背微微一屈，却不敢真去扶那少年的手，他的膝盖早已跪得麻木，此时足底微微使力，便咬牙站了起来，身形微微一踉跄，但很快便立定了，再不露半分狼狈。

“熙儿，还在磨蹭什么？”已走远的老者忽然回头高喊了一声，似是不满。

那双雪青的靴子微微一顿，赶紧跑了开去。

而此时，这小女孩方敢大着胆子抬起头来，却见适才给自己大氅的青年人还站在原地，怔怔地望着远方出神。她细细打量过去，只见这青年人一身黑色长袍，神情此时冷峻下来，明明是一张年轻如白玉的脸，可眉目间颇见几分风霜之色。

小女孩年纪虽小，却也知道察言观色，心知这些人必都是富贵通天之人。她心下略一思忖，便解下了身上的青羽大氅，仍旧跪在地上，双手捧过头顶，低声道：“这是贵人的衣物，绮罗不敢承受。”

那青年人将她上下打量一番，可目光却落在她身旁的陶瓮上——那是贫寒人家惯用的再普通不过的土陶瓮了，可以盛水也可用来盛酒，粗劣的陶瓮上花纹亦烧得斑驳不堪，露出青灰的底色来。他微微一怔，眉目间竟浮起淡淡的郁色，片刻，方淡淡道：“赏你了。”

小女孩捧着大氅深深叩首，再抬头时，却见他已行得远了。她这才站起身来，四处望去却见昔日热闹的街上竟是家家户户紧锁。她心里倒也不慌张，这些年孟津城里的人都见惯了路上过兵的情景，今日这个王打过来，明日那个将军打过去，乱哄哄的，也不知道是谁的天下。每到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把房屋锁牢，唯恐一点家什被充了军饷。

这城里只有她是不怕的，她自嘲地思忖着，珍而重之地将那青年人给的大氅裹在身上，目中忽然涌上一点泪来。

风雪之时，人人都有一处避风的所在，可她却什么都没有了。

也只有这件大氅，竟让她觉得能有丝丝暖意。

她抬起身旁的土陶瓮，里面是酿的陈年竹叶青，隔着厚厚的青布都能闻到陶瓮中馥郁醉人的酒香，她捧起酒瓮，送到了城东的张老爷家中，得了几个赏钱，便小心翼翼地赏钱收好，这才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背街的一处茅屋走去。

雨下到此时方才住了，她磨磨蹭蹭地走到屋前，只见茅屋的门半敞着，心中忽然生出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希望，只盼着推门进去，还能看到那熟悉而温暖的身影。既然起了盼望的念头，她心中一时忐忑不定，竟不敢向前迈步。隔了少顷，终是轻轻迈步进了门。屋里依旧空荡荡的，床榻冰冷如昨，却哪里有人在。

她心里兀地一空，两行泪终是顺着脸颊滑落下来，这世上只遗了她一个，孤零零的，再也没人会温柔地唤她一声“乖宝”。

“绮罗，绮罗。”一个孩子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她来不及擦干脸上的泪水，便看到一个人影忽地窜进了茅屋，大声道，“你又去替姚二婶送酒了吗？”

绮罗慌忙擦了擦手掌，顺手抹去了脸上的泪痕，抬头已是换了副笑脸：“小宣师傅。”

“不是说了叫我小宣就可以了么？”那孩子甚是不满，嘟囔道，“我又不是一辈子都要做和尚的。”说着，他递过去一个油纸包给绮罗道，“喏，这是师父让我给你送的饼。”这个叫小宣的孩子看上去和绮罗一般大小，生得聪慧可爱，可是头上剃得光光的，是个小沙弥的打扮。绮罗接过油纸包，隔着纸便闻到了胡饼的香气，心下不由得感动，口中却打趣他道：“要是慧理大师听到你又不想做和尚的话，肯定会生气的。”

小宣却正色道：“谁与你打趣，我是说真的。我……我祖父说等我长大了就要接我回去的。”说着他一指自己光秃秃的脑门，说道，“你看，我头上连香疤都没烧。师父说没受戒就不算僧人，将来还可以回到凡尘。”

绮罗也不与他争辩，捧起热腾腾的胡饼，秀秀气气地咬了一口，唇边露出满足的笑容：“真香。”

“香就多吃点，”小宣咽了咽口水，忽然瞥到她眼眶红红的，一怔便道，“你刚才哭了？”绮罗慌忙低下头去，低声道：“哪有。”

“便是哭了，”小宣最是受不得别人欺负绮罗，火冒三丈地跳了起来，“是不是姚二婶骂你了？”

“没有。”绮罗忙解释道，“二婶对我好得很，不仅白把这屋子让给我住，还常让我去送酒可以得些赏钱，你别乱说话伤她的心。”

姚二婶在城里开着酒肆，常让绮罗帮忙跑腿送酒，也给了她这间茅屋居住，若说她对绮罗不好，倒也真说不上。小宣想想也是这个道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绮罗，竟似个成年人一般叹了口气道：“那你可是想你娘了？”

绮罗到底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被他说中心事，哪里还忍得住，泪珠竟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簌簌往下落，一时间止也止不住。

“哎，哎，你别哭啊。”小宣虽然聪明伶俐，却是个男孩，又自幼生长在寺庙里，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顿时慌了神，却见绮罗干脆把胡饼搁在土炕上，背过身去，双肩一抽一抽的，显然是哭得更伤心了。他忙说道，“你虽然没有了娘，但你好歹还记得你娘长什么样。你看我一出生，祖父就把我送给了师父，我到现在连爹娘的面都没见过，岂不是比你更惨？”

“阿弥陀佛。”门口忽然响起一声佛号。

小宣眼前一亮，如同看到救星一般，大声道：“师父，你快劝劝绮罗，你看她